



揭祥麟

小歌女

XIAO
GENÜ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 歌 女

揭 祥 麟 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邱永坚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插 图：唐绍云
廖品荣

小 歌 女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2 字数 139 千

1981 年 3 月第一版 198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200 册

书号：R10247·11

定价：0.61 元

目 录

驴儿和万福·····	1
秋 雨·····	9
炭 花·····	13
玩仙鹤的孩子·····	20
学 艺·····	24
电影票·····	29
打鱼船·····	33
吃大户·····	45
花 冠·····	59
小歌女·····	80
合作社的牛·····	104
竹林牛会·····	113
三叔的 100 分·····	124
积 肥·····	130
女保管员·····	138
万家福晒草·····	146
牛车少年·····	156
扫帚风波·····	168
羊村理发店·····	182

驴儿和万福

在嘉陵江岸边，有一个小小的乡场，名叫竹溪。乡场上约摸百来户人家。别看它小，由于它是个水码头，离重庆又比较远，抗战爆发以后，这里很少遭到日寇轰炸，有些工厂、学校便迁到附近来，因此，它成了一个商业兴隆的地方。甚至于设置了客运围船，每天有几班由重庆来的小火轮靠岸。

一九四四年初春，一天傍晚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河边的来往船只，渐渐稀少了。

“吆呵——呵唷——嘿——！”下滩头传上来一声声船夫的号子声，一只大木船象蜗牛似的挣扎过滩。

驴儿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眼睛老望着坡下围船上的出口处，心里默诵着：“先生！去哪里？行李给我帮你挑！”

这是他爸爸教他的几句话。今天，他是第一次离开爸爸，出来独立谋生。说来你们不相信，他才满十岁哩。

驴儿家里穷得不开交，每天最多吃两餐稀饭。他那件没有衣领的破棉袄儿，还是好几年前做的，小得使肚皮鼓在外面，象是一个随时会爆破的气球；裤子破了，屁股也象肚皮一样露出来，脸上污黑，打着一双赤脚，手上拿着一根竹扁担。

他很懂事，很老实，可惜没有读书，这并不是他懒，而是他爹妈没有钱。他也没有兄弟姐妹，独自一个，每天看到隔壁邻家的万福象鸟儿一样唱着歌，跑跑跳跳地上学去，心里十分羡慕。

万福比驴儿大一岁，爸爸在重庆什么公司作经理，很有钱。妈妈是个胖子。万福也没有兄弟姐妹，因此，他爸爸、妈妈把他当心肝宝贝。

万福碰见驴儿，就要欺侮他，或是伸手动脚，或是信口乱唱：“米拉米，米拉米，驴儿给我骑，要不抽破皮！”

起初，驴儿听他乱唱，心中火冒，扑上去扭住打架。但是，他毕竟要小些，十有九回被万福按在地下骑着白揍。万福揍够了逃回去。驴儿爬起来不敢哭，因为一哭还会遭到爸爸打骂。“谁叫你去惹他？”爸爸会这样说。

不幸有一回驴儿打胜了，他也把万福按下地了。但是，还没有骑上去揍一拳，万福马上“哇哇”大哭，吓得驴儿赶忙扶起他，替他拍去灰土。万福哭回家去。晚上，驴儿正在灯下打瞌睡，万太太拉着万福来了。

“尹胡子！”胖妇人怒气冲冲地叫道，“你家驴儿为什么打我家万福？”

“哦！”驴儿的爸爸说，“我还不晓得哩。驴儿驴儿……哩，万太太，我会管教他的。”

“教不教在你们。以后不许再打万福啦！再打我可不依啊！”胖妇人叽叽呱呱地说了一大堆“横话”，威吓一阵，才拉着万福去了。

尹胡子受了富人的肮脏气，便拿儿子做出气筒。他气得胡子直抖：“你妈的，一天吃了饭，没有事做，跑出去惹祸！”他揪住

驴儿的耳朵，大耳刮子朝他打下去。

驴儿的妈妈急忙来拖开，埋怨儿子道：“你哟，叫你别和他玩，他们横行霸道，你惹不起。你不听话。”

尹胡子喝道：“以后再看见你同他在一块玩，我就把你打死！”

自此以后，驴儿没有玩的时间了，尹胡子每天给他派定了活儿，要他搓[Cuō]很长一条草绳。

有一天，他正在门前搓草绳，万福跑来了，老远就喊：“驴儿，驴儿！”

驴儿抬起头来看，万福手上拿着一叠彩色图画小人书，象开展览会一样，一本一本摆在地上。那红红绿绿的美丽的图画，叫驴儿眼花缭乱。他忙丢下草绳，惊喜地走过去参观。其中有一本，书面上画着一个牛不象牛、猪不象猪的长鼻子家伙，鼻子上还架着一副眼镜。“呀！那是什么？”他睁大眼睛问。

他从来没有见过象，不认识它，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，伸手去摸那本书上的图画。万福大叫道：“别摸脏了！”驴儿赶忙缩回手来。

他以为这都是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。随后，见万福拿出剪刀来，剪那书上的图画。剪了一本又一本，把那个戴眼镜的象也剪下来。驴儿心痛得什么似的，竟好象剪了他的书。他是顶爱惜东西的，垃圾堆上的破书废纸，他也要收集起来，若上面有图画，他会静静地看上半天。这样好看的彩色图书，要是驴儿有一本，一定非常珍贵，他虽然不曾上学，可爱看图画书哩。

女仆罗嫂走来唤万福回去吃饭。“我不吃，”万福说，只顾剪图画，不小心把大象的鼻子剪断了，他便扔在地上。

“不吃饭当神仙吗？”罗嫂大惊小怪地说，“快去，小少爷，你

妈妈在屋里等你。”

万福不听，罗嫂去拉他，他丢下剪刀，避开罗嫂的手，一步两跳地跑进屋里去。

“快来，乖乖，”万太太呼唤他的独生子，“饭要冷了。”

万福爬上饭桌，用筷子到炒鸡蛋的盘里一搅，又到炒猪肝的碗里一搅，又到清炖鸡的盆里一搅，便放下筷子，说：“我不要吃这些。”罗嫂端来一碗象雪花一般的白米饭，轻轻地放到万福面前，万福扭转身子，瞧都不瞧一眼。

“你要吃什么？”万太太着急地问。

“我要吃桔子。”万福抬起头说。

“好，好，我叫罗嫂马上给你买去。”万太太满口答应，随即掏出一大叠钞票，取了两张一百元的，放在饭桌上，说，“乖乖，快吃了饭，就吃桔子。”

“还要吃扇子糖，”万福又说。

“好，好，买扇子糖。罗嫂快去……”万太太端起饭碗说，“来，妈喂你……吃一口，吃块蛋，瞧，再吃一口，这块猪肝……”

万福跳下板凳逃出去，万太太忙叫：“回来——罗嫂拉住他！”罗嫂没有拉，万太太端起饭碗，赶出去“劝食”。

罗嫂瘪[biē]瘪嘴说：“都十一岁了，还要喂饭，一天零食吃多了，吃饭象吃药。”

万福跑到图书跟前，他妈妈也追来了，说：“再吃一口，乖乖……”

驴儿瞧见那碗白花花的饭，忽然觉得肚里很饿，可是家里还不到吃饭的时候。他倒很想吃一口，嘴里直冒清口水，但是胖妇人当然不肯给他吃。

万福瞧见驴儿手上拿着他剪下来的大象，叫道：“偷儿，偷我的画！”他扑上前去揪住驴儿。

“你丢了不要，我捡的，”驴儿不肯放手。

万太太骂道：“小叫化儿！什么捡的？这满地的书，你都捡去吧——快还来！”

驴儿把象还给万福，那孩子又叫嚷：“你把象鼻子撕断了！赔我！”

“不是我撕的，我捡来就是断鼻子。”

胖妇人哪里容驴儿分说，登时又吵又骂。恰巧尹胡子回家来，万太太便向他说：“你这驴儿手寒脚贱，偷了我家万福的画儿，撕坏了还不承认……”

尹胡子伸出大手，象老鹰抓小鸡，抓住驴儿拖进屋里。他瞪着眼说：“我叫你不要同他一起玩，你没耳性，狗东西！”接着一顿饱打。

罗嫂听见驴儿的哭喊声，心中不忍，走过隔壁去，拉开驴儿，对尹胡子说：“他捡一张画，本来是万福自己剪破了的，你打他干什么？”

尹胡子说：“我打他不争气。这个世道，有钱强占三分理。他跟万福起纠葛，有理该捱[ái]，无理也该捱……”

自此以后，尹胡子不让驴儿留在家中，怕他和万福接近，又惹是生非。他下河边码头去替旅客搬运行李，把驴儿也带去，还教他拿着扁担、绳索，帮忙挑两样东西，减轻他的负担。一月以后，驴儿把竹溪附近几处工厂和学校的道路都跑熟了……

这天，尹胡子的肚子痛，挑不得重担，睡在家中。驴儿想挣几个钱，得到爹妈的鼓励，独自来到河边等候旅客。

河边挑行李的脚夫，大人、小孩很多，唯有驴儿最小。这样一个小脚夫，谁也瞧不起。上午，来了一艘轮船，驴儿却被一个学生模样的少年叫住了。

“竹溪场太平中学，你找得到么？”

“找得到，”驴儿欢喜得跳，赶忙说，“先生，行李给我帮你挑嘛！”

那少年是到太平中学来读书的学生，不是什么先生。大约是初次踏上竹溪码头，连太平中学的方向也找不到。于是，便把行李给驴儿搬运。他的东西可多咧，铺盖卷、箱子、面盆、席子，外搭包袱。

驴儿挑上肩头，踉踉跄跄地走上百十步，简直气都喘不过来。又爬上一坡石级，“格扎格扎”地撑到街上，驴儿竟然呜呜地哭了。人们看见都好笑，仿佛在看猴戏。结果，还是那位少年“旅客”，自己提起箱子，驴儿又才挑起走了。

可是，驴儿这一哭，便出了名；河边码头上，人们传说着这个小脚夫的笑话，整整一个下午，驴儿坐在那块石头上吹冷风，眼看轮船载来大群客人，有很多行李，他再也没有捞到一件挑送。

突然，“呜——”，传来了汽笛声，嘉陵江下游开来一只小轮船，黑烟喷上夕阳西斜的天空，船头激起雪堆般的浪花——这是由重庆开上来的最后一班客轮了。

驴儿勒紧裤腰带，拾起扁担，跑下坡去。不多时，听见“起出、起出”的喘息声，轮船鸣笛靠岸。脚夫们成群地拥来，纷纷奔上囤船去接行李。驴儿心里作慌，也跟着跑上去。忽听得有人呼唤：“驴儿！驴儿！”他抬头一看，哦！是万福。

万福同他的爸爸——一位秃头大肚的绅士，由重庆回来。万福



身穿崭新的学生服，新皮鞋，新草帽。一只手让他爸爸拉着，一只手擎着一个扇子糖在吃，吃得嘴角糖水流。他俩和驴儿在跳板上相遇。万福的爸爸对驴儿膘一眼，那眼色好象看一堆垃圾，赶忙拉着他的儿子，匆匆地走下跳板。他俩的背后，接着走来洪流般的客人。驴儿让到跳板边沿，不知怎的一挤，他竟失脚落水。在河里翻滚几下，幸亏一个水手将他救起来。扁担、绳索不见了，破棉袄湿透了，四下一望，旅客也走光了。他不由放声大哭。

“小兄弟，你要挣这碗饭吃，再过几年来吧，”水手同情地说。

天色黑下来，江风吹着遍身水湿的驴儿，他冷得哆哆嗦嗦的，一直哭回家去。

一九四四年

〔唐绍云 绘画〕

秋 雨

秋天，天气渐渐凉快了。

乡镇的街口上，常常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，黝黑的圆脸，褴褛的衣裳，肩头上挂着卷成一根棒似的布棚，看见行人走过，便笑嘻嘻地走过来问：“老爷，太太，坐滑竿吧！么店子、走马场、磁器口？”

行人看他一眼，毫不理睬，管自匆匆忙忙地去了。他呢？并不气恼，又坐到街边石阶上去耐心地等候。隔一会儿看见有人走过，便又笑嘻嘻地走来照样问一遍。倘若人家回答一句：“去么店子，要好多钱？”他就跟在人家后面，一边走，一边讲议价钱，犹如陪送客人。一旦讲成功了，他便撒开两腿，飞跑回乡镇街口的茶馆，叫中年伙计扛滑竿来。可是，人们往往因为嫌他人小力弱，除了贪图便宜少花钱的人以外，都不肯坐他的滑竿。

四川的滑竿，是一种凉轿似的东西，用两根竹竿挟绑着一个蔑片编成的躺椅，比轿子简陋。贫苦农民多在农闲时节，带着这种“交通工具”出外谋生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城里许多人躲避日机空袭，疏散下乡居住。由于川东尽是丘陵，到处爬坡下坎，没修车路，交通很不方便，

因此滑竿特别多。

这个孩子名叫寿娃，还没有成年，也来抬滑竿。每逢他到茶馆去，喝茶的客人就笑他：“喂！你这么大点年纪，就抬滑竿，不怕累起痨病吗？”

“莫把腰杆闪断啦！”

寿娃不答话，只是傻笑。后来，众人从那个中年伙计口里得知，寿娃是个孤儿，爹妈早已亡故，又无兄弟姊妹，如今跟着舅舅过活；农活忙完了，他舅舅便托中年伙计带他出来抬滑竿，找钱吃饭，剩下的钱交给他舅舅。现在已经抬了半个月，倒也有一把蛮气力。众人知道了寿娃的苦情，从此就无心拿他取笑了。

有一天，寿娃和中年伙计抬着一个大胖子。寿娃抬前面，因为个子矮，滑竿大大向他这面倾斜，抬起已经特别沉重，而那胖子生怕滑落下来，又俯着上身，咬紧牙关，用两手死死撑住滑竿的竹杠，更加重了寿娃的负担。压得他脚步踉跄，满身大汗，头上冒起蚯蚓般的青筋，口中象拉风箱似的喘气。来到茶馆门口歇脚的时候，胖子赶忙挤下滑竿，站到地上长长松了一口气，从衣袋里摸出钱来，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差点儿把我吓死了！”

茶馆里面的人霍地大笑起来。胖子付了滑竿钱，提着皮包匆匆地走进乡镇。寿娃进茶馆来讨茶喝，茶房是个老汉，让他喝那不要钱的剩茶，问道：“从哪里抬来？”

“磁器口！”中年伙计在旁边回答。

“哎呀呀！”茶房惊异地咋舌，看着寿娃说，“你也算得‘狠’啦！三十里路，啧啧，抬个大胖子。”

仿佛应考得到一百分，寿娃以为这是赞扬他，“嘿嘿”地憨[han]笑着，不说话。

“怕有两百斤重吧？”茶房又说，莫把你的‘蛋黄’压出来罗。”

寿娃觉得这是揶揄[yéyú]①他，仍然憨笑着，不做声。

秋风带来秋雨，一场秋雨一场寒。俗话说：“秋雨不湿衣，春雨不烂路。”但重庆四乡的丘陵地区，一下起秋雨来，可真不得了。连绵阴雨，不见天日，坡坎小路，泥泞稀烂。那田坡野地上弯曲如带的石板路，约莫三尺来宽，象冰一样滑。即使空手走路，不当心也会跌个“四脚爬”，抬起滑竿，肩承重压，走路就更艰难了。

街口茶馆里冷冷清清，天气凉爽，喝茶的人很少。一天下午，秋风萧瑟，如麻的雨丝，在檐前点点滴滴。茶房抄着手，站在门口看雨。忽然寿娃和他的伙计又抬着一个军官，偏偏倒倒地走进街口，到茶馆门前歇下。哦！那寿娃满身是稀泥，连脸上也是泥巴，象犁田的水牛。那军官坐滑竿打雨伞，上身是干的，裤子上却糊满了泥浆。他下了滑竿，怒叫如雷，提起穿着皮鞋的脚，狠狠地向寿娃踢去，嘴里骂道：“去你妈的！”寿娃连忙躲开，军官丢下伞，解下腰间的皮带，又赶着寿娃抽打。

中年伙计戴着破草帽，身上没粘泥浆。他放下滑竿，慌忙给军官赔不是：“先生，对不起，先生，路实在滑得很，他人又小……嘿嘿，请你包涵点！”

“混蛋！”军官大声吼叫，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，歪戴在头上，鼓眼龇牙，好象一尊凶神。

寿娃挨了两皮带，逃进茶馆。茶房问起，才知道是在田坡路上摔了跤，把那军官的屁股跌痛了，幸而没有滚下岩去。茶房帮着中年伙计劝军官，劝了好久，那军官才收风息气，提起皮箱，

① 揶揄——耍笑、嘲弄。——编者

恨恨而去。

眼看军官走去，滑竿钱分文没给，中年伙计不由得满肚子委屈，突然冲着寿娃发作起来：“我遇到了你这个背时鬼，霉运硬是摆不脱！早就叫你不要来，你硬要来……”

“舅舅硬要我来嘛，”寿娃苦着一张泥巴脸说。

“硬要你来？”伙计越发火冒三丈高，“抬又抬不起，来干什么？害得我的滑竿人家都不肯坐。今天险些儿把那个官老爷甩下岩去，幸亏我使力稳住，要不然，滚下岩去怎么开交！”

茶房见寿娃含着两包眼泪，额头和手膀现出两道皮带抽打的伤痕。他很同情这孩子，便向中年伙计说：“这也难怪他。你们碰上了坏天气，又抬到了烂丘八。这个世道，碰上穿老虎皮的谁不倒霉？他们整老百姓是老虎，打日本兵是老鼠。——你们看见丘八，就该赶快躲开才是，为什么还去抬他？”

“他喊着我们，怎么躲得开？”中年伙计愁眉苦脸地说，“你不晓得，我们种庄稼，老板的租子重，又遭天旱，除了锅巴没有饭。万般无奈，才出来抬滑竿，只望挣得几合米钱，养活老人小娃。你看，家里人等我拿米回去，今天我还一个钱不见，唉！”说罢，他一把抓起滑竿，扛上肩头，叫寿娃道，“走吧！回去我给你舅舅说，你别出来抬滑竿了。”

茶房望着寿娃矮矮的背影，跟在中年伙计后面走了。

天色晦暗，似乎已近黄昏，秋雨仍然点点滴滴，下个不停。

一九四五年

炭 花

嘉陵江岸边有一家私营的砖瓦厂，一排窑子冒着烟。窑子四周筑起低矮的黄泥土墙。墙的后面，整整齐齐地垒起一行行红色砖坯，象一堵堵砖墙。这些还未进窑去烧的砖坯墙，比周围的黄泥土墙还高。

一九四四年夏天，气候特别炎热。火辣辣的太阳，晒得沿江丘陵的梯田开裂，禾苗焦干，稻谷、红苕都旱死了。一天早上，当烈日的红光斜照上砖坯墙的时候，有两个女孩子跑到砖瓦厂来。她俩是姐妹，姐姐有十二岁，妹妹约模十岁光景；一样蓬头乱发，面黄肌瘦，衣裳褴褛，打着赤脚，背着背篋。她俩到砖瓦厂来干什么？原来，她们家中是贫苦农民，田地受旱，没有收成，她俩便把拣炭花当作拣谷穗，天天往这儿跑。

说起拣炭花，并非稀奇事，城市和乡镇的孩子，只要是家里穷得无钱买煤的，谁不去拣炭花或捞柴草。但是，这两姐妹来拣炭花，却不是为的家中烧饭。她们家里没砌炭灶，只有一个柴灶，尽烧谷桩、树叶、枯草。两姐妹拣的炭花，却是为的卖钱贴补家用。她俩象燕子衔泥一样，一天拣一点，贮存多了，成篓地挑到场镇上，卖给那些因为躲避空袭、随同工厂或学校疏散下乡来的人